

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

作者：康熙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（一）

心欲小而胆欲大

训曰：凡人于无事之时，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，则自然事不生。若有事之时，却如无事，以定其虑，则其事亦自然消失矣。古人云：「心欲小而胆欲大。」遇事当如此处也。

朕从不敢轻量人谓其无知言合乎理朕即嘉纳

训曰：今天下承平，朕犹时刻不倦勤修政事。前三孽作乱时，因朕主见专诚，以致成功。惟大兵永兴被困之际，至信息不通，朕心忧之，现于词色。一日，议政王大臣入内议军旅事，奏毕金出，有都统毕立克图独留，向朕云：「臣观陛下近日天颜稍有忧色。上试思之，我朝满洲兵将若五百人合队，谁能抵敌？不日永兴之师捷音必至。陛下独不观太祖、太宗乎？为军旅之事，臣未见眉颦一次。皇上若如此，则懦弱不及祖宗矣。何必以此为忧也。」朕甚是之。不日，永兴捷音果至。所以，朕从不敢轻量人，谓其无知。凡人各有识见。常与诸大臣言，但有所知、所见，即以奏闻，言合乎理，朕即嘉纳。都统毕立克图仗好，且极其诚实人也。

大凡能自任过者大人居多也

训曰：凡人孰能无过？但人有过，多不自任为过。朕则不然。于闲言中偶有遗忘而误怪他人者，必自任其过，而曰：「此朕之误也。」惟其如此，使令人等竟至为所感动而自觉不安者有之。大凡能自任过者，大人居多也。

审之又审方无遗虑

训曰：凡人于事务之来，无论大小，必审之又审，方无遗虑。故孔子云：「不曰如之何、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诚至言也！

敬以直内谨终如始

训曰：凡天下事不可轻忽，虽至微至易者，皆当以慎重处之。慎重者，敬也。当无事时，敬以自持；而有事时，即敬之以应事物；必谨终如始，慎修思永，习而安焉，自无废事。盖敬以存心，则心体湛然。居中，即如主人在家，自能整饬家务，此古人所谓敬以直内也。《礼记》篇首以「毋不敬」冠之，圣人一言，至理备焉。

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

训曰：王师之平蜀也，大破逆贼王平藩于保宁，获苗人三千，皆释而归之。及进兵滇中，吴世[穷蹙，遣苗人济师以拒我。苗不肯行，曰：「天朝活我恩德至厚，我安忍以兵刃相加遗耶？」夫苗之犷？R，不可以礼义驯束，宜若天性然者。一旦感恩怀德，不忍轻倍主上，有内地士民所未易能者，而苗顾能之，是可取之。子與氏不云乎：「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」宁谓苗异乎人而不可以德服也耶？

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触处发现

训曰：仁者以万物为一体，恻隐之心，触处发现。故极其量，则民胞物与，

无所不周。而语其心，则慈祥恺悌，随感而应。凡有利于人者，则为之；凡不利于人者，则去之。事无大小，心自无穷，尽我心力，随分各得也。

欢喜善念吉动怒恶念凶

训曰：凡人处世，惟当常寻欢喜。欢喜处自有一番吉祥景象。盖喜则动善念，怒则动恶念。是故古语云：「人生一善念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已随之；人生一恶念，恶虽未为，而凶神已随之。」此诚至理也夫！

俯仰无愧防于念起

训曰：人惟一心，起为念虑。念虑之正与不正，只在顷刻之间。若一念不正，顷刻而知之，即从而正之，自不至离道之远。《书》曰：「惟圣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圣。」一念之微，静以存之，动则察之，必使俯仰无愧，方是实在工夫。是故古人治心，防于念之初生、情之未起，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。

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唐汉译注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(二)

防微杜渐

训曰：凡理大小事务，皆当一体留心。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，以事虽小而防之，则必渐大；渐而不止，必至于不可杜也。

治心之要先在克己

训曰：顺治元年五月己亥，谕内阁：前任太常寺少卿李棠阶奏条陈时务一折。据称：用行政，先在治心，治心之要，先在克己。请于师傅匡弼之余，豫杜左右近习之渐，并于暇时讲解《御批通鉴辑览》及《大学衍义》等书，以收格物意诚之效。

凡事惟当以诚而无务虚名

训曰：吾人凡事惟当以诚，而无务虚名。朕自幼登极，凡祀坛庙神佛，必以诚敬存心。即理事务，对诸大臣，总以实心相待，不务虚名。故朕所行事，一出于真诚，无纤毫虚饰。

修德之功莫大于主敬

训曰：子曰：「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」「使天下之人，齐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」盖明在礼乐，幽有鬼神。然敬鬼神之心，非为祸福之故，乃所以全吾身之正气也。是故君子修德之功，莫大于主敬。内主于敬，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动，外主于敬，则惰慢之气无自而生。念念敬斯念念，正时时敬斯时时，正事事敬斯事事；正君子无在而不敬，故无在而不正。《诗》曰：「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。」「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」其斯之谓与？

求道之心乾乾不息

训曰：孟子言：「良知良能。」盖举此心本然之善端，以明性之善也。又云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」非谓自孩提以至终身，从吾心，纵吾知，任吾能，自莫非天理之流行也。即如孔子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尚言于「志学」「而立」「不惑」「知命」「耳顺」之后。故古人童蒙而教，八岁即入小学，十五而入大学，所以正其稟习之偏，防其物欲之诱，开扩其聪明，保全其忠信者，无所不至。即孔子之圣，其求道之心，乾乾不息，有不知老之将至。故凡有志于圣人之学者，其择善固之，克己复礼，循循勉勉，无有一毫忽易于其间，始能日进也。

至诚无息日积月累

训曰：人之为圣贤者，非生而然也，盖有积累之功焉。由有恒而至于善人，由善人而至于君子，由君子而至于圣人，阶次之分，视乎学力之浅深。孟子曰：「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」积德累功者亦当求其熟也。是故有志为善者，始则充长之，继则保全之，终身不敢退，然后有日增月益之效。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其功用岂可量哉！

修身治性谨于素日

训曰：凡人修身治性，皆当谨于素日。朕于六月大暑之时，不用扇，不除冠，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。

慎独为训暗室不欺

训曰：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俱以慎独为训，则为圣贤第一要节。后人广其说曰：「暗室不欺。」所谓暗室有二义焉：一是私居独处之时，一在心曲隐微则人不及知，惟君子谓此时指视必严也。战战栗栗，兢兢业业，不动而敬，不言而信，斯诚不愧于屋漏而为正人也夫！

一念之微不在天理便在人欲

训曰：人心一念之微，不在天理，便在人欲。是故心存私便是放，不必逐物驰骛然后为放也。心一放便是私，不待纵情肆欲然后为私也。惟心不为耳目口鼻所役，始得泰然。故孟子曰：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，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此天之所以与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也。此为大人而已矣。」

体认世务据理审事

训曰：道理之载于典籍者，一定而有限，而天下事千变万化，其端无穷。故世之苦读书者，往往遇事有执泥处，而经历世故多者，又每逐事圆融而无定见。此皆一偏之见。朕则谓当读书时，须要体认世务；而应事时，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。宜如此，方免二者之弊。

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

训曰：古圣人所道之言即经，所行之事即史。开卷即有益于身。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，惟以经史为要。夫吟诗作赋，虽文人之事，然熟读经史，自然次第能之。幼学断不可令看小说。小说之事，皆敷衍而成，无实在之处，令人观之，或信为真，而不肖之徒，竟有效法行之者。彼焉知作小说者譬喻、指点之本心哉！是皆训子之道，尔等其切记之。

四书性理立命之道

训曰：凡人养生之道，无过于圣贤所留之经书。惟朕惟训汝等熟习五经四书性理，诚以其中凡存心养性立命之道，无以不具故也。看此等书，不胜于习各种杂学乎？

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唐汉译注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（三）

希贤希圣孰能御之

训曰：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」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。又，实能学而不厌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。千古圣贤与我同类人，何为甘于自弃而不学？苟志于学，希贤希圣，孰能御之？是故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也。

不以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

训曰：人心虚则所学进，盈则所学退。朕生性好问。虽极粗鄙之人，彼亦有中理之言。朕于此等处决不遗弃，必搜其源而切记之，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之善也。

一字未明必加寻绎

训曰：朕自幼读书，间有一字未明，必加寻绎，务至明惬于心而后已。不特读书为然，治天下国家亦不外是也。

知书明理贵在贯通

训曰：读书以明理为要。理既明则中心有主，而是非邪正自判矣。遇有疑难事，但据理直行，则失俱无可愧。《书》云：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」凡圣贤经书，一言一事俱有至理，读书时便宜留心体会，此可以为我法，此可以为我戒。久久贯通，则事至物来，随感即应，而不特思索矣。

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

训曰：人多强不知以为知，乃大非善事。是故孔子云：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」朕自幼即如此。每见高年人，必问其已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，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。

持善心行合道谓真孝

训曰：凡人尽孝道，欲得父母之欢心者，不在衣食之奉养也。惟持善心，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，其可谓真孝者矣。

体贴君亲忠出至诚

训曰：为臣子者，果能尽心体贴君亲之心，凡事一出于至诚，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。昔日太皇太后驾诣五台，因山路难行，乘车不稳，朕命备八人暖轿。太皇太后天性仁慈，念及校尉请轿步履维艰，因欲易车。朕劝请再三，圣意不允，朕不得已，命轿近随车行。行不数里，朕见圣躬乘车不甚安稳，因请乘轿，圣祖母云：「予已易车矣，未知轿在何处，焉得既至？」朕奏曰：「轿即在后。」随令进前。圣祖母喜极，拊朕之背称赞不已曰：「车轿小事，且道途之间，汝诚意无不恳到，实为大孝。」盖深惬圣怀而降是欢爱之旨也。可见，凡为臣子者，诚敬存心，实心体贴，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也。

家居闲谈善行善言

训曰：吾人燕居之时，惟宜言古人善行善言。朕每对尔等多教以善，尔等回家，各告尔之妻子，尔之妻子亦莫不乐于听也。事之美，岂有逾此者乎！

严饬则爱娇纵则害

训曰：为人上者，教子必自幼严饬之始善。看来，有一等王公之子，幼失父母，或人惟有一子而爱恤过娇甚，其家下仆人多方相诱，百计奉承。若如此娇养，长大成人，不至痴呆无知，即多任性狂恶。此非爱之，而反害之也。汝等各宜留心！

宽严兼济使人之要

训曰：为人上者，使令小人固不可过于严厉，而亦不可过于宽纵。如小过误，可以宽者即宽宥之；罪之不可宽者，彼时则惩戒训导之，不可记恨。若当下不惩戒，时常琐屑蹂践，则小人恐惧，无益事也。此亦使人之要，汝等留心记之！

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唐汉译注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（四）

礼用和贵齐家治国

训曰：有子曰：「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盖礼以严分，而和以通情分。严则尊卑贵贱不逾，情通则是非利害易达。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何一不由于斯？

名实相副混淆不得

训曰：人之才行当辨其大小。在大位者，称其清廉可矣。若使役人等亦可加以清廉之名乎？朕曾于护军骁骑中问其人如何，而侍卫有以端密对者，军卒人等岂堪当此？端密乃居大位之美称，军卒止可言其朴实耳！

敬畏之心不可不存

训曰：人生于世，无论老少，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。故孔子曰：「君子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」我等平日凡事能敬畏于长上，则不罪于朋侪，则不召过，且于养身亦大有益。尝见高年有寿者，平日俱极敬慎，即于饮食，亦不敢过度。平日居处尚且如是，遇事可知其慎重也。

天道好生仁爱为本

训曰：天道好生。人一心行善，则福履自至。观我朝及古行兵之王公大臣，内中颇有建立功业而行军时曾多杀人者，其子孙必不昌盛，渐至衰败。由是观之，仁者诚为人之本欤！

食宜淡薄于身有益

训曰：朕每岁巡行临幸处，居人各进本地所产菜蔬，尝喜食之。高年人饮食宜淡薄，每兼菜蔬食之，则少病，于身有益。所以农夫身体强壮，至老犹健者，皆此故也。

酒伤身心能饮不饮

训曰：朕自幼不喜饮酒，然能饮而不饮，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，止小杯一杯。人有点酒不闻者，是天性不能饮也。如朕之能饮而不饮，始为诚不饮者。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，或至疾病，实非有益于人之物。故夏先君以旨酒为深戒也。

胸中正则眸子？t 焉，胸中不正则眸子？g 焉

训曰：孟子云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于眸子。眸子不能掩其恶。胸中正则眸子？t 焉，胸中不正则眸子？g 焉。」此诚然也。看来，人之善恶系于目者甚显，非止眸子之明暗有人焉，其视人也常有一种彷徨不定之态，则其人必不正。我朝满洲耆旧，亦甚贱此等人。

目容端不回顾

训曰：凡人行住坐卧，不可回顾斜视。《论语》曰：「车中不内顾。」《礼》曰：「目容端。」所谓内顾，即回顾也。不端，即斜视也。此等处，不但关于德容，亦且有犯忌讳。我朝先辈老人，亦以行走回顾之人为大忌讳，时常言之，以为戒也。

心志专一即是养生

训曰：人果专心于一艺一技，则心不外驰，于身有益。朕所及明季人与我国之耆旧善于书法者，俱寿考而身强健。复有能画汉人或造器物匠役，其巧绝于人者，皆寿至七八十，身体强健，画作如常。由是观之，凡人之心志有所专，即是养身之道。

居家洁净清气著身

训曰：尔等凡居家在外，惟宜洁净。人平日洁净，则清气著身。若近污秽，则为浊气所染，而清时之气渐为所蒙蔽矣。

俭约不贪福寿长全

训曰：民生本务在勤，勤则不匮。……是勤可以免饥寒也。至于人生衣食财禄，皆有定数。若俭约不贪，则可以养福，亦可以致寿。若夫为官者，俭则可以养廉。居官居乡只廉不俭，宅舍欲美，妻妾欲奉，仆隶欲多，交游欲广，不贪何以给之？与其寡廉，孰如寡欲？语云：「俭以成廉，侈以成贪。」此乃理之必然矣！

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唐汉译注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（五）

勤俭敦朴惟念民艰

训曰：尝闻明代宫闱之中，食御浩繁。掖庭宫人，几至数千。小有营建，动费巨万。今以我朝各宫计之，尚不及当日妃嫔一宫之数。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。至于宫闱中服用，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。盖深念民力惟艰，国储至重，祖宗相传家法，勤俭敦朴为风。古人有言：「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」以此为训，不敢过也。

雷雨大作不躲树下

训曰：大雨雷霆之际，决毋立于大树下。昔老年人时时告诫，朕亲眼常见，汝等切记！

神佛之教以善引人

训曰：人生于世，最要者惟行善。圣人经书所遗如许言语，惟欲人之善。神佛之教，亦惟以善引人。后世之学，每每各问一偏，故尔彼此如雠敌也。有自谓道学入神佛寺庙而不拜，自以为得真传正道，此皆学未至而心有偏。以正理度之，神佛者皆古之至人，我等礼之、敬之，乃理之当然也。

悖逆人性祸必上身

训曰：世上秉性何等无之。有一等拗性人，人以为好者，彼以为不好；人以为是者，彼反以为非。此等人似乎忠直，如或用之，必然僨事。故古人云“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灾必逮夫身”者，此等人之谓也。

恶言毁谤必遭罪谴

训曰：凡大人度量生成与小人之心志迥异。有等小人，满口恶言，讲论大人，或者背面毁谤，日后必遭罪谴。朕所见最多。可见，天道虽隐而其应实不爽也。

警溺偏好慎防逢迎

训曰：为人上者，用人虽宜信，然亦不可遽信。在下者，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。一有偏好，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。朕于诸艺无所不能，尔等曾见我偏好一艺乎？是以凡艺俱不能溺我。

过而能改善莫大焉

训曰：《虞书》云：「宥过无大。」孔子云：「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」凡人孰能无过，若过而能改，即自新迁善之机，故人以改过为贵。其实，能改过者，无论所犯事之大小，皆不当罪之也。

幸灾乐祸当此为戒

训曰：世上人心不一。有一种人，不记人之善，专记人之恶。视人有丑事恶事，转以为快乐，如自得奇物者。然此等幸灾乐祸之人，不知其心之何以生而怪异如是也！汝等当此为戒。

为人君者岂可谗过

训曰：曩者三逆未叛之先，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，内中有言当迁者，有言不可迁者。然在当日之势，迁之亦叛，即不迁，亦叛。遂定迁藩之议。三逆

既叛，大学士索额图奏曰：「前议三藩当迁者，皆宜正以国法。」朕曰：「不可。廷议之时言三藩当迁者，朕实主之。今事至此，岂可归过于他人？」时，在廷诸臣一闻朕旨，莫不感激涕零，心悦诚服。朕从来诸事不肯委罪于人，矧军国大事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？

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唐汉译注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（六）

己所不能嘉彼所能

训曰：凡人能量己之能与不能，然后知人之艰难。朕自幼行走固多，征剿噶尔丹三次行师，虽未对敌交战，自料犹可以立在人前。但念越城勇将，则知朕断不能为。何则？朕自幼未尝登墙一次，每自高崖下视，头犹眩晕。如彼高城，何能上登？自己绝不能之事，岂可易视？所以，朕每见越城勇将，必实怜之，且甚服之。

久经征伐须重人命

训曰：昔时，大臣久经军旅者，多以人命为轻。朕自出兵以后，每反诸己，或有此心乎？思之，而益加敬谨焉！

爱兵教民教之以劳

劳之适所以爱之，教之以劳真乃爱兵之道也。不但将兵如是，教民亦然。故《国语》曰：「夫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。逸则淫，淫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，不材，淫也，瘠土之民，莫不向义，劳也。」

立心不善何以医人

训曰：朕自幼所见医书颇多，洞彻其原故，后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，必能辨也。今之医生所学既浅而专图利，立心不善，何以医人？如诸药之性，人何由知之？皆古圣人之所指示者也。是故朕凡所试之药与治人病愈之方，必晓谕广众；或各处所得之方，必告尔等共记者，惟冀有益于多人也。

以戏陷罪不可为之

训曰：凡人各有一惧怕之物。有怕蛇而不怕蛤蟆者，亦有怕蛤蟆而不怕蛇者。朕虽不怕诸样之物，然从来不以戏人。在怕虫之人见其所怕之虫，不顾身命，往往竟有拔刀者。如在大君之前，倘出锋刃，俱系重罪。明知此故，而因一戏以入人罪，亦复何味？尔等留心，切记可也。

诚能勤勉耕耘有获

训曰：边外水土肥美，本处人惟种糜、黍、稗、稷等类，总不知种别样之谷。因朕驻蹕边外，备知土脉情形，教本处人树艺各种之谷。历年以来，各种之谷皆获丰收，垦田亦多，各方聚集之人甚众，即各壑中皆成大村落矣。上天爱人，凡水陆之地，无一处不可以养人，惟患人之不勤不勉。尔诚能勤勉，到处皆可耕凿，以给妻子也。

食不遗远远近皆亲

训曰：我朝满洲旧风，凡饮食必甚均平，不拘多寡，必人人遍及，使尝其味，朕用膳时使人有所往，必留以待其回而与之食。青海台吉来时，朕闲话中间问伊等旧风，亦云如是。由是观之，古昔所行之典礼，其规模皆一，殆无内外远近之分也。

节俭廉洁用度不奢

训曰：朕所居殿现铺毡片等物，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。朕生性廉洁，

不欲奢于用度也。

取笑必然自招

训曰：大凡残疾之人不可取笑，即如跌蹠之人亦不可哂。盖残疾人见之宜生怜悯。或有无知之辈见残疾者每取笑之。其人非自招斯疾，即招及子孙。即如哂人跌蹠不旋踵，间或即失足，是故我朝先辈老人常言勿轻取笑于人，「取笑必然自招」，正谓此也。

待前朝厚得天下正

训曰：明朝十三陵朕往观数次，亦尝祭奠。今未去多年，尔等亦当往观祭奠。遣尔等去一两两，则地方官、看守人等皆知敬谨。世祖章皇帝初进北京，明朝诸陵一毫未动。收崇祯之尸，特修陵园以礼葬之，厥后亲往奠祭尽哀。至于诸陵亦皆拜礼。观此，则我朝得天下之正，待前朝之厚，可谓超出往古矣。

涵养仁爱戒除躁忿

训曰：凡人平日必当涵养此心。朕昔足痛之时，转身艰难。足欲稍动，必赖两傍侍御人挪移，少著手即不胜其痛。虽至于如此，朕但念自罹之灾，与左右近侍谈笑自若，并无一毫躁性生忿，以至于苛责人也。二阿哥在德州病时，朕一日视之，正值其含怒，与近侍之人生忿。朕宽解之，曰：「我等为人上者，罹疾却有许多人扶持任使，心犹不足。如彼内监或是穷人，一遇疾病，谁为任使？虽有气忿向谁出耶？」彼时左右侍立之人听朕斯言，无有不流涕者。凡等此处，汝等宜切记于心。

本文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康熙教子庭训格言》唐汉译注

康熙教子庭训格言（七）

命由心造福由己求

训曰：人之一生虽云命定，然而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如子平五星推人妻财子禄及流年月建，日后试之多有不验，盖因人事未尽，天道难知。譬如推命者言当显达，则自谓必得功名，而诗书不必诵读乎？言当富饶，则自谓坐致丰亨，而经营不必谋计乎？至谓一生无祸，则竟放心行险，恃以无恐乎？谓终身少病，则遂恣意荒淫，可保无虞乎？是皆徒听禄命，反令人堕志失业，不加修省，愚昧不明莫此为甚。以朕之见，人若日行善事，命运虽凶而必其转吉；日行恶事，命运纵吉，而可必其反凶。是故「命」之一字，孔子罕言之也。

嘉言善行在于经书

训曰：《易》云：「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」夫多识前言往行要在读书。天人之蕴奥在《易》，帝王之政事在《书》，性情之理在《诗》，节文之祥在《礼》，圣人之褒贬在《春秋》，至于传记子史皆所以羽翼。圣经记载往绩，展卷诵读，则日闻所未闻，智识精明，涵养深厚，故谓之畜德，非徒博闻强记，夸多斗靡已也。学者各随分量所及，审其先后而致功焉。其芜秽不经之书、浅陋之文，非徒无益反有损，勿令入目，以误聪明可也。

因书以知理则理有实用

训曰：圣贤之书所载皆天地古今万事万物之理，能因书以知理，则理有实用。由一理之微，可以包六合之大；由一日之近，可以尽千古之远。世之读书者生乎百世之后，而欲知百世之前；处乎一室之间，而欲悉天下之理，非书曷以致之！书之在天下，五经而下，若传若史，诸子百家，上而天，下而地，中而人与物，固无一事之不具，亦无一理之不该。学者诚即事而求之，则可以通三才，而兼备

乎万事万物之理矣。虽然书不贵多而贵精，学必由博而致约，果能精而约之，以贯其多与博，合其大而极于无余，会其全而备于有用。圣贤之道岂外是哉？

鉴古知今庶可寡过

训曰：朕自幼好看书，今虽年高，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。诚以天下事繁，日有万几，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，所知岂能尽乎？时常看书知古人事，庶可以寡过。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，亦看书之益也。

用人不疑开诚布公

训曰：好疑惑人非好事。我疑彼，彼之疑心益增。凡事开诚布公为善，防疑无用也。

最忌杀戮仁斯仁至

训曰：朕自幼登极，生性最忌杀戮。历年以来惟欲人善而又善。即位至今，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记其数。即如幼年间于田猎之时，但以多戮禽兽为能。今渐渐年老，围中所圈乏力之兽尚不忍于射杀。观此则圣人所言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之语诚至言也。

天地好生不得肆情烹脍

训曰：饮食之制，义取诸鼎，圣人颐养之道也。是故古者大烹，为祭祀则用之，为宾客则用之，为养老则用之，岂以恣口腹为哉？《礼？王制》曰：「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庶人无故不食珍。」《论语》曰：「子钓而不网，弋不射宿。」古之圣贤其于牺牲禽鱼之类，取之也以时，用之也以节。是故朕之万寿与夫年节有备宴恭进者，即谕令少杀牲。正以天地好生，万物各具性情而乐其天，人不得以口腹之甘而肆情烹脍也。

敬惜文字天地至宝

训曰：字乃天地间之至宝，大而传古圣欲传之心法，小而记人心难记之琐事；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观而共语，能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；成人功名，佐人事业，开人识见，为人凭据，不思而得，不言而喻，岂非天地间之至宝？与以天地间之至宝而不惜之，糊窗粘壁，裹物衬衣，甚至委弃沟渠，不知禁戒，岂不可叹！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篋笥，异日投诸水火，使人不得作践可也。尔等切记！

竭诚体贴事亲至孝

训曰：昔日太皇太后圣躬不豫，朕侍汤药三十五昼夜，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，竭力尽心，惟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。故凡坐卧所需以及饮食肴饌无不备具，如糜粥之类备有三十余品。其时圣祖母病势渐增，实不思食，有时故意索未备之品，不随意所欲用，一呼即至。圣祖母拊朕之背，垂泣赞叹曰：「因我老病，汝日夜焦劳竭尽心思，诸凡服用以及饮食之类，无所不备。我实不思食，适所欲用不过借此支吾，安慰汝心。谁知汝皆先令备在彼，如此竭诚体贴，肫肫恳至，孝之至也。惟愿天下后世，人人法皇帝如此大孝可也。」

纤细之伪日久自败

训曰：凡事暂时易，久则难，故凡人有说奇异事者，朕则曰：「且待日久再看。」朕自八岁登极，理万机五十余年，何事未经？虚诈之徒一时所行之事，日后丑态毕露者甚多。此等纤细之伪，朕亦不即宣出，日久令自败露。一时之诈，实无益也。

人赖谷育尤当珍爱

训曰：古之圣人，平水土，教稼穡，辨其所宜，导民耕种而五谷成熟。孟子曰：「五谷熟而民人育。」则人之赖于五谷者甚重。尝思夫天地之生成，农民之力

作，风雷雨露之长养，耕耘收获之勤劳，五谷之熟，岂易易耶？《礼·月令》曰：「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」凡为民生料食计者至切矣，而人何得而轻亵之乎！奈何世之人惟知贵金玉而不知重五谷，或狼藉于场圃，或委弃于道路，甚至有污秽于粪土者，轻亵如此，岂所以敬天乎？夫歉岁谷少，固当珍重；而稔岁谷多，尤当爱惜。《诗》曰：「立我？A民，莫匪尔极。贻我来牟，帝命率育。」噫嘻重哉！